

新年随想（二）

（2018年的前言：这是15年元旦的第二篇文章，写前一年看过的几本书。2014年的前十个月，我都是一个旅游读书不务正业的佛系物理学生，因此这篇芜杂的读书笔记也一副闲适淡然的样子。可惜文中缺乏深度的分析。从那以后，再也没有用过这种懒散闲逸的笔调了。）

号称“随想”，大张旗鼓写起来，第一篇讲的居然是工作学习时间安排，好像高中给班主任写的总结，想来实在不好意思。所以这一篇说说去年读过什么闲书。想来想去，竟然没有什么头绪，恨不得写“全文完”三个字了事。

高中时受王小波蛊惑，一心想做个王式文艺青年，每天照着他推荐的书去看，从卡尔维诺到君特格拉斯。当时课桌里放一本《铁皮鼓》，每天刷题脑子昏涨哪里读得下去，一直到保送了才有空一口气看完。后来上了大学，知道了百度大法好，四处下载盗版书看，大一寒假第一本看的却是《舒克贝塔历险记全集》。从此不学无术，一年看不了十本闲书。而且有时看闲书，也想找些“有用”的闲书来看，其实也就是想用来装腔作势故作清高。我看《小王子》未必是喜欢小清新，多半是喜欢装小清新；读《死无葬身之地》一半是喜欢存在主义，却也有一半是为了能说自己喜欢存在主义。许多书其实只是听说是煌煌巨作，于是囫囵吞枣读下去。虽然读书一本回味无穷，但是有了闲暇，多半还是找人打牌，或者干脆水朋友圈了事。比如说今天就水了两个小时五十分钟的雍正皇帝，归根到底不过是一个不顺心的皇帝领着一群心怀鬼胎的大臣，雍容揖让皮里阳秋，我居然又一口气翻了几十回……

再仔细想想，今年读过的书虽有几本，但是前半年大四下太闲，每读一本都兴高采烈地写篇人人日志提一笔，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读书识字不是文盲。诸如汪曾祺王小波，好像都有提到。还看了卡尔维诺的《帕洛马尔》和《宇宙奇趣》（请不要吐槽我这么多年还只看这几个作家），现在已然记不起说了什么，还得翻看之前的读书笔记。前半年还看过一本《在欧洲》，讲欧洲在20世纪的遭遇，从南欧渔民回忆1944年德意驻军反目，到1917年列宁回俄国的那列火车，颇有白发宫人忆旧事的感觉。中国这一百年经历也颇坎坷，但是一想起来我脑子里全是军阀混战和开会……拉来别人一起读，居然也收到不少好评。

来了美国，读书渐少，能举出的不过几本。在网上读完了错别字惨不忍睹的《暗店街》（或者翻译成《暗夜街》，我连正式译名都搞不清楚），讲一个人中年突然失忆，只能通过还认识他的人，顺着几张有他的照片慢慢寻访，发现自己曾经是外交职员，住在老房子里，有个还算慈爱的父亲，在二战前还试图偷渡边境。正要去寻访最后最关键的一个，全书戛然而止。说到根本，主人公都不太确定照片上的人是不是他。这样一个失忆健忘的小说，写完了都不明白主人公是谁，我自然也不会费心想它有什么意义。失鱼忘筌，怅然一会，也就罢了。

前几天读了林语堂《苏东坡传》，虽然翻译腔浓厚，但毕竟林语堂与苏东坡都是有趣的人，足以一口气读完。这本书引了不少苏轼的诗，许多我一眼看去其实是大失所望：苏东坡好歹一个大诗人，做出来的东西也太不雅驯。后来看到他才思横溢的名篇，也就无话可说。这个人种地酿酒炖肉唱歌，虽然境遇类似柳宗元，却比他舒心得多；虽然心态可比陶渊明，人生却远为多彩。瞬间感觉只要每天自己开心，发不发paper也就无所谓了……（惊天脑洞，豁然中开）其实许多书被中国人用英文写成，再翻译回来，仍然是好书。比如林语堂自己的《京华烟云》，再比如《四世同堂》。

最近在读英文《双城记》，一边读一边想，反正一样头昏脑涨，我何不去读paper呢.....之前大一大二还能认真读英文小说，因为脑补自己在学英语。后来英语渐有进步，英文闲书却读不进去了。之前去老板家，发现他家里几大书柜的书，从《伊利亚特》到马克思主义，惭愧之余不禁想跟老板说，都是文艺青年，相煎何太急。后来想一想，和老板相比，我毕竟太年轻。脑补老板推公式看论文直到深夜，踱步窗前，想想自己十年前读的奥德修斯和阿喀琉斯，画面感扑面而来。

还看过一点杂书，比如刘慈欣《球状闪电》《超新星纪元》，看了一半的《美丽新世界》，翻了一点的《古拉格群岛》，一本马克思的传。与之前的风格区别太大，何必细说。感觉《古拉格群岛》自有其触目惊心之处，但这样的书能够得诺奖，只能说意识形态法力无边。《死水微澜》倒是很好看，但是时隔太久，已经记不起了。明年多读些书，争取一年以后能把读书总结写得好看些。